

空镜框引出马勒与勋伯格当年情谊

◆ 周炳焓

这张照片是阿诺·勋伯格于1911年在维也纳家中所摄,左上角隐约可见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马勒1907年离开维也纳赴纽约时送给勋伯格的相片,背面有马勒的签名和他《第二交响曲》的一个乐句。档案学专家的记载显示,这张照片已失踪多年,但是最近重又出现,而且几乎要引发一场官司。

上世纪80年代末,勋伯格的女儿诺莉亚为写书收集资料,翻阅了父亲留在南加州大学(勋伯格在美国任教的学校)的档案。她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空空如也的镜框,而被视为“家之珍宝”的马勒亲笔签名照片却不见了踪影。时隔二十多年的今年7月,洛杉矶一个叫弗雷泽的人和勋伯格的后人联络,称他在自己祖父家的锅炉房内找到这张照片,是他祖父从勋伯格的一位作曲家朋友处得到的礼物。他拟将照片出售给勋伯格后人,开出了35万美元的高价。

勋伯格后人对于弗雷泽的“礼物”一说不予置信,他们倾向于认为这张照片在某一时间被偷盗了,要求弗雷泽将照片归还,并称不惜诉诸法律讨还照片。鉴于弗雷泽拒绝出示照片,后又中断了和勋伯格后人的联络,包括不回复



邮件、不接听电话等,勋伯格后人遂将此事通过“博客”源源本地公诸于众,意在警戒拍卖行、交易商勿轻易为此照片达成任何交易。

此案读来令人颇感扑朔迷离,但对我们音乐爱好者来说,却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两位古典音乐大师的密切关系——年长的马勒把19世纪的交响乐体裁发挥到了极

致,而勋伯格呢,他的无调性作品、十二音作曲法是对传统音乐根本性的突破,主宰了20世纪中叶的音乐创作。从音乐上来说,他俩应该是对头。

历史事实显示,勋伯格对马勒极为崇敬,和马勒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有一次他向马勒借钱付房租,马勒当即借给他一年的租

金。马勒生前曾公开为勋伯格的作曲理念辩护,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并不完全理解勋伯格的音乐。马勒在弥留时还敦促家人继续支持这位首创无调性音乐的朋友。

诺莉亚在一次报界采访中,马勒是勋伯格音乐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人。他怎么可能把具有纪念意义的签名照作为礼物送人呢?勋伯格于1951年去世,他在加州Brentwood的书房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1970年,南加州大学对勋伯格的遗物进行清点造册,此照片已经不在其内。

最近,此案似峰回路转。弗雷泽的父亲老弗雷泽接听了电话采访,这位65岁的精神病医生谈到他的父亲阿伯拉罕·弗雷泽是音乐家,曾向约瑟夫·施密特学习音乐,而施密特曾师从阿尔本·贝尔格,贝尔格是维也纳派重要成员,也是勋伯格的亲密朋友。老弗雷泽认为,他的父亲有收集与音乐有关的纪念品的嗜好,想必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张正在出售的照片。

老弗雷泽关于照片来源的陈述是否可信已不重要,因为他已决定即刻归还照片。“我们只应该持有属于我们的东西。”老弗雷泽说。

明科夫斯基印象

◆ 张可驹

今天,本真演奏不再是新奇之物,然而对沪上的听众来说,现场聆听古乐的机会仍比较少。所以月初明科夫斯基与卢浮宫音乐家古乐团这样顶尖的本真团体的到来,就成为一场不仅重要,也很特别的演出。

明科夫斯基与卢浮宫音乐家古乐团最为人所熟知的或许是他们在DG的唱片。我们会发现有两三条线索贯穿其中——法国古乐和亨德尔的作品,或许再加上格鲁克的歌剧。指挥家偶涉浪漫派,如柏辽兹《幻想交响曲》,这款录音得到《留声机》编辑的倾力推荐。此后曲目似乎更宽广,也更通俗了,先后录下巴赫《b小调弥撒》、舒伯特《交响曲全集》等作品。但本次访沪在曲目安排上,明科夫斯基完全没有“通俗化”的举措——上半场格鲁克,下半场拉摩,够大胆吧?

原本我在钦佩之余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冷场,结果加演到最后一首时,气氛已经变得像新年音乐会了。何以如此呢?只能谈谈我直观的印象。上半场演出格鲁克的《唐璜》:原作是芭蕾舞剧,指挥家挑选一些场景的配乐连续演奏。但是每段配乐之间,明科夫斯基又会进行剧情说明。相对于莫扎特的同名歌剧,格鲁克的作品开场更为平和(剧情有很大不同),几段舞曲轻易将我们带入一个古旧而又精美的世界。那种轻盈,那种独特的色泽,由本真演奏呈现,的确揭示出现代乐队不能到的地方。这支乐团可能是以弦乐的色彩著名,但木管音响之迷人一点也不在弦乐之下,让我深深陶醉。这些本真木管乐器的音色真是太美了,比唱片中要好许多。

曾几何时,古乐演奏还被视作带有学术意味,而不像现代乐队那样体现演绎者的个性。可事实上,听者会发现古乐专家的个性之鲜明往往令人惊讶,同时乐队整体的协调性也特别可贵。当晚格鲁克这部冷门之作没有呈现为一份“考古报告”,而是通过乐队全体都深有感受的演出获得了再生。它可能不如莫扎特的歌剧那么富有张力,但也使我们领略到另一种戏剧思维,唐璜下地狱的场景取得了充分的效果。

下半场拉摩的《幻想的交响曲》(Une Symphonie Imaginaire),是该组合的代表作,在DG的唱片非常著名。这首“交响曲”是将拉摩歌剧出的一些配乐片段连接而成的。明科夫斯基首先介绍了拉摩的历史地位,在其后的演奏中,指挥与乐队尽显其优势。戈贝尔(Reinhard Goebel)指出拉摩的音乐“娇柔易碎”的特点,它们很容易被演奏得粗糙。但明科夫斯基与卢浮宫乐团的优势恰恰就在于演奏中的细致、精巧,使我们领略到一个同巴赫音乐截然不同的世界。

以《葬礼场景》为代表,演奏家们将那种唯美的伤感表现到入木三分,我看见圆号演奏者不吹的时候也闭目沉醉在其中。《加伏特舞曲》是木管的美声与弦乐的弱奏轮番展技,彼此对答的精彩段落。《前奏曲》中稍纵即逝的特质或许成为萧邦的楷模。拉摩创作的印第安人音乐是异域风情的幻想,《四种舞》同样充满了幻想性,那消失般的结尾真是奇笔。不过点睛的演奏当属《Entrée de Polymnie》,作品本身由华美而入深刻,有时几乎像是法国版的《G弦上的咏叹调》;卢浮宫乐团的弦乐之美是震撼性的,旋律的流淌,不时如焰火般涌现的几簇音符,演奏起来真有水到渠成之感:动情而又精美至极,能将人带入忘情的境地。

ETICKET 东方票务

3月7日起售票

老上海经典名曲演唱会 5月1日 东艺

未来音乐家系列音乐会之三 5月10日 贺绿汀音乐厅

龙四重奏音乐会 5月14日 贺绿汀音乐厅

黄慧独唱音乐会 4月28日 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

这个《弄臣》不一般

◆ 任海杰

为纪念歌剧大师威尔第诞辰20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最近在东艺上演音乐会版歌剧《弄臣》,演出前第一主角、弄臣利格莱托的扮演者袁晨野嗓子失声,危急中请来身在广州的意大利男中音马龙·邦凡蒂救场,总算有惊无险地如期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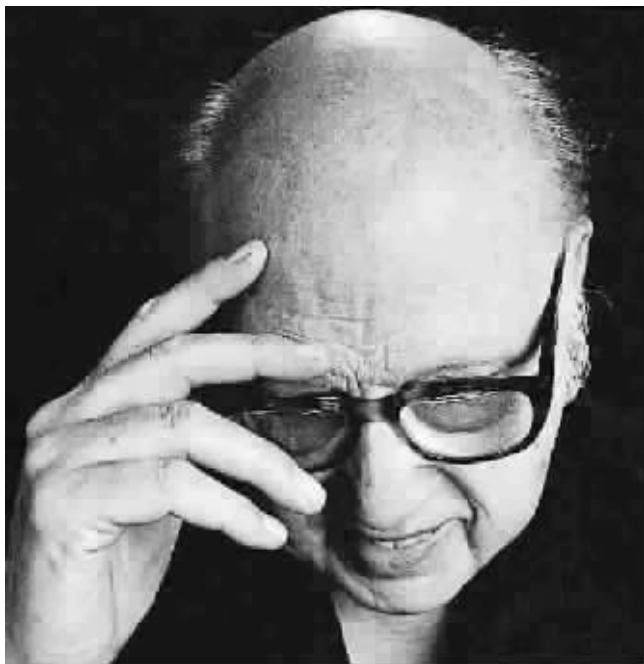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意大利男中音,还真颇有来头。他是歌王帕瓦罗蒂的关门弟子,在帕瓦罗蒂生命的最后三年中,深得歌王的指点 and 欣赏,在意大利众多歌剧院演过主角,仅是《弄臣》,据说就主演过上百场,是一位资深的歌剧演员。近年在中国开办各种讲座和大师班。弄臣利格莱托也许是威尔第歌剧中最难演的角色,他外表丑陋内心复杂,对公爵献媚,对群臣嘲笑,对女儿慈爱,需要丰厚多变的嗓音条件。这个角色是驼背人物,演员要弓身演唱,发声难度很大。马龙·邦凡蒂的演唱认真投入,发声技术规范纯正,善于表演,显示其独到的功底。

抒情兼花腔女高音黄英扮演弄臣之女吉尔达,光彩夺目的表现,显示其舞台塑造角色已进入了成熟的境界。吉尔达是一位善良、单纯的少女,她常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一旦见到风流倜傥的年轻学生(实为曼图亚公爵),便萌发了纯真的爱情。她在第一幕中与公爵的二重唱、独唱咏叹调“亲爱的名字”,深情款款,温柔多情;第二幕与父亲的“复仇二重唱”,爆发力惊人且声音控制非常完美;第三幕临终前“父亲,我欺骗了你”,发音细若游丝而又清晰感人。难能可贵的是,黄英将所有的声乐技术完全融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以情入声,声情并茂,感

人肺腑。黄英已进入了她演出生涯的黄金时期。

石倚洁的石破天惊,是中国声乐界的骄傲。他不仅连续四次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金奖,而且频繁在欧美众多的歌剧院出演主角,尤其擅长演唱罗西尼角色,是意大利“罗西尼歌剧节”的首位华人歌唱家。在当今声乐界,能唱好罗西尼的男高音,全世界凤毛麟角。据说,石倚洁的演出档期已排到了2016年,可见其人气之旺。此次他在《弄臣》中扮演曼图亚公爵,更全面展示了他的才华。他的乐感很好,声音犹如金色的小号,穿透力极强,金属般闪闪发光。如此出色的嗓音在亚洲人中极为少见。曼图亚公爵是一位追逐女人、玩世不恭的角色,石倚洁虽然是第一次扮演这个人物,但演来潇洒自如,演唱俱佳。仅举一例,石倚洁演唱第三幕那首著名的咏叹调“女人善变”,在唱前半段时,他居然边唱边跳下舞台,走到前排观众面前演唱——要知道,咏叹调最后还有那个难度极高的高音B在等着他呢,但他胜利闲庭信步,跃上舞台后转身就唱出了那个漂亮的B,可见其不凡的舞台功力。演出结束后得知,石倚洁近来一直在患感冒,他自称只发挥了百分之七十的实力。

还有两位配角值得一提,一位是扮演刺客的张建鲁,表演沉稳老练;一位是扮演蒙特隆内伯爵的徐奇,虽然他在戏中唱段不多,但第一幕出场一开口即声如洪钟,震慑全场。第二幕蒙特隆内被抬着押送到监狱时,徐奇居然横躺着还能发声洪亮,显示其深厚的功底。徐奇是一位值得委以重任的男中音。



指挥大师埃里克森逝世

◆ 詹湛

瑞典合唱指挥大师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cson)以94岁的高龄于2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位指挥家在我国知名度并不高,但如果你寻找以他命名的“埃里克·埃里克森室内合唱团”的唱片,就会有一大批优秀录音出现在眼前——从蒙特威尔第、巴赫到普朗克的世俗歌谣,乃至当代作曲家的新作,他的合唱团涉猎范围之广让人赞叹。

埃里克·埃里克森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小时候就接触到丰富的管风琴与合唱音乐。他在13岁时成立了自己的小小合唱团。在斯德哥尔摩与瑞士巴塞尔两地深造时,他选择的专业是教堂音乐与合唱指挥。埃里克森1949年起成为斯特哥尔摩雅各布教堂的合唱指挥,1951年成为斯德哥尔摩广播合唱团与乌普萨拉男声合唱团指挥,这三个职位他竟然同时服务了三十多年,可见对合唱事业用心之专。

在埃里克森从乐50周年之际,一位瑞典记者对他做了一次访谈。其中特别问到,一位交响乐指

挥家和一位合唱指挥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他说:“从表面看,合唱指挥可能会运用更多的表情及手势帮助歌手塑造音乐形象。但从本质上讲,他们的期望是一样的。乐团指挥更多的职责在于将一大批人协调起来,让乐器发出和谐的声音。而与合唱指挥交流的人更少些,但对于其中每一位,你都要培养一种持续、鲜活、有机的联系。你必须清楚地知晓他们的每一次呼吸,了解演唱时该如何处理单词结尾的辅音,如何达成高度的一致与同步也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另外,比如演唱《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段落时,你必须让他们了解歌词文本的背后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宗教内涵。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指挥家哈农库特,我与他有过探讨,双方都获益良多。他手下的器乐演奏家可以从我们的声乐演唱中获得许多启发,而我们的歌者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模仿器乐的发音。对于巴赫的见解,我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的改变,哈农库特就给我这么一次动力。”

上音校友庆新利20年

23日是新利软件20周年庆典的日子。新利董事长熊融礼早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本是个音乐人。是晚上海音乐学院众多音乐家将齐聚上海音乐厅,黄蒙拉、韩小明、张亮、姚彬、孙畅、刘恋、李德钦、余笛以一台高水准的音乐会表演祝贺新利的这个庆典。